

爐

著 琪 魯

行印店書華新北京

爐

著 琪 魯

行印店書華新北東

爐

著者 魯

琪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

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・

1—5,000(審)

本定價 240 元

目錄

豬頭案	一
墳	一二
雜『傻子』	二四
自願兩利	四三
教訓	五九
鴉雀的故事	七二
軍運軍	九一
墟	一〇〇

豬頭案

一

楊家園子：地主周長祥這幾天聽說村裏從外面又來了一幫說是什麼「移民」。他尋思：「『移民』就是窮棒子。窮棒子一多咱可就沒招了，人家人多勢大，胡弄了這個，胡弄不了那個。這可沒治了，嚶！」他想來想去，毛了。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抱着個禿腦袋瓜子在屋地上亂晃。

他老遊過去是村裏頭有名的尖嘴婆婆。看他那個樣子，也不由得心裏發煩，張口就罵起來：「你這是幹啥？還嫌窮的不夠呀？槐什麼，一會把那幫窮棒子槐來你就不槐了。」

周長祥正在想他的心思，冷不防他老婆來了這麼一下，氣的他那耗子眼卡巴了半天，纔說出來一句話：

「你這個臭老娘們，一天就知道跟我出氣，你有能耐找那些窮小子去！」
尖嘴老婆當然也不讓勁，把她那臉橫肉和鴨子嘴一撇：

「你個老不死的，又拿『窮棒子』來嚇唬人，你有能耐你去找，還不是像鬼子似的。」

周長祥氣壞了罵：

「你這個喪門旋，我倒難就倒在你身上了，你說我怕那幫窮棒子嗎？現在誰不怕，等有那天中央……」周長祥的話還沒說完，尖嘴老婆早就把嘴撇得像長在腮幫上似的搶着說：

「中央」「中央」，今個盼，明個盼，連個鬼影也沒見，「中央」還不定在那國呢？」

他老婆說的聲大了一點，把周長祥吓壞了，連忙過去給了尖嘴老婆一巴掌說：

「你想做死啊，叫人聽見！」

尖嘴老婆也知道說的聲大了，吓的趕忙住了嘴，半天沒說話。

周長祥緩了一口氣說：

「你知道什麼，等幾天還不知又得怎麼的呢？」

「怎麼的，要東西沒有，要命就拿去！」

「我說這幾天來「移民」啦！」

「移民？」他老婆有點不懂。

「「移民」就是從別地方搬來的窮棒子，跟這塊的窮棒子一樣。」

「搬來又能怎麼的？」

「怎麼的，他們窮棒子一多，就又够咱們吃的，你那點「底」啊，」周長祥說到這輕輕的，但

又狠狠的說：「還不是都得完蛋！」

「啊！」別的都不算，聽了要挖「底」這一聲可把尖嘴老婆吓一大跳，忙問：

「誰說的？」

周長祥便勁瞪了她一眼，好像要罵她糊塗死了，接着就說：

「我還沒說完哪——你等思窮棒子一多，在一塊什麼道道還想不出來，你那點小心眼，還想叫人家猜不透？」

「刀按脖子上也不說，橫是東西不能自己闖出來。」尖嘴老婆算鐵心了，把她屁股使勁往炕裏一扭，好像這更表示出來她的決心。

「你豁上命，我豁不上？」周長祥說。

「那你說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，想法唄！」周長祥又摸起了他那禿光光的腦袋瓜。

「想吧！」尖嘴老婆又來不耐煩了，接着就說：「想法、想法，打頭年春天你就想，左一個法，右一個法，哪一個法靈過？要不叫你那些好法，我那點東西，還不能叫人家挖的那麼快。這回又想法，想吧！我看你是鑽蛤蟆跳油鍋，做死不知怎麼好了！」尖嘴老婆一連串說了一大堆，叫周長祥連插嘴的地方也沒有，說完賭氣把臉往炕裏一扭，一聲也不吱了。

周長祥氣的乾瞪眼，跟她吵大了，又怕別人聽見，不吵氣的又難受，沒法就狠狠的罵了一聲：

「媽的！」也就不再理她了。

周長祥又開始在地上轉，他的「法」在腦袋裏像無數的小蟲子，東鑽一頭，不行，西鑽一頭，不通。轉了一氣，他忽然想起來從二區搬回來的一杆子打不着的姑表親孫文全。想到他，腦袋裏翻了一個個，有了辦法，站住了腳。這個辦法雖然是老法子，但是現在用一用，也許能行。

『對！就這麼辦！』周長祥決定了這個辦法後，臉上的筋肉鬆下來了，摸了一下禿頭，弄一手濕漉漉的冷汗。

二

三更半夜的，地主周長祥家的旁門吱嘎一聲開了，很快的就走出來一個黑影，這個人哈着腰，三步兩步拐過了周長祥家的牆角，走過了三四個院，就鑽進一間小房裏，這個人是誰呢？就是從二區搬回來不久的孫文全。

孫文全頭五年就搬到二區去了，這回為什麼打二區搬回來呢？這是一個祕密，他能說會嘮，看報，念報都是一畦畦的，他又說以前到北安什麼幹部學校訓過練，又跟什麼主席下過鄉，但是他怎麼回來的呢？這又是一個祕密。

楊家園子的貧僱農看他能念報，就時常找他來給大夥念報聽，雖然有人知道他是一個破落地主，但是『既往不追』現在也窮啦！一來二去，拿他也不大見外了。

孫文全呢？神氣起來啦！一天在農會出來進去的，好像道理誰也沒有聽懂得多似的，動不動就

提上兩句：

『我跟×主席下鄉那陣……』

可是這幾天來有些人對他犯疑惑了，好像看見他『黑燈下火』的到地主周長祥家去過。人們對他就不像前幾天了，有人在核計：

『孫文全是咋碼事呢？』

孫文全仍然是挺『仰棒』，一天夾着一張東北日報棍棍盪盪的，雖然這樣，孫文全這幾天叫『移民』鬧的，也有些不得勁，他看見楊家園子的貧僱農對外來的『移民』那種熱乎勁，心裏越來越不舒服，他知道窮哥們越多勢力越大，越往一塊熱乎心眼越多，他怕人家查出來他在僑滿當過兩年『村吏員』，又怕知道他……。究竟人多眼睛亮啊！這個有點不大妙。

今個白天他大姨夫周長祥打咐他孩子偷着來告訴他下晚去，他也正好想去商量一下這件事。

半夜裏從周長祥家回來後，孫文全就有了辦法，在炕上躺了一宿沒合眼，傍天亮時，他很滿意的睡着了，覺得這個法好極了，準保叫這幫窮小子弄不到一塊去，再有他喜歡的就是：周長祥應許給他五塊大洋。

三

『移民』來的窮哥們到了楊家園子以後，受到楊家園子貧僱農招待的很週到，但是近兩天來不

知怎麼就變樣了，有好多入見面都是冷落落的，到農會去開會也沒有以先那樣熱乎了。

在移來的窮哥們當中忽然傳開了一種謠言，說什麼：

『強龍難壓地頭蛇』、『好龍難佔鳳凰窩。』

在楊家園子原來的貧僱農當中也傳開了一種謠言，說什麼：

『好孩子不往廟裏捨。』說移來的人不是壞蛋就是二流子。

這樣一來，謠言就像六月裏的蒼蠅，到處亂嗡嗡。

孫文全呢？在這幾天也跟蒼蠅一樣到處亂飛，東家串一過，西家坐一會。也說些『強龍難壓地

頭蛇』和『好孩子不往廟裏捨』一類的話！

外來的窮哥們有許多人這樣互相議論着：

『咱們到這來他們一定都不樂意。』

『我看也是，分了他們的房子住，又要分出他們一些地，他們那能樂意呢？』

『不用說，分地的時候，一定不能給咱們好地。』

『還不得人家挑够了，破破爛爛的給咱們！』

『早知道這樣，我也不來了！』

在楊家園子原有的貧僱農呢？他們也互相議論着：

『好孩子不往廟裏捨啊！說不上都是些不生產的二流子，什麼的，人家把他們搬到這塊來

了！」

「別跟他們太近乎了，說不定還有壞蛋在裏邊呢！」

「開會也少跟他們核計事吧！」

事情越來越巧，偏偏這兩天農會鬧爭果實「豬頭」放在外面凍着就丟了兩個。這件事情一發生，楊家園子的貧僱農就火了，咱們農會從來沒有丟過東西，怎麼這回就丟了東西了？有不少人嘴對着耳朵說：「說不定就是那些「移民」幹的事。」說這話頭一個人是誰呢？那就是孫文全。

外移來的窮哥們呢？也覺得有些不對勁，怎麼他們從前不說丟東西，偏是我們來了他們說丟東西呢？也有不少人的嘴對着耳朵說：

「這準是怕我們來了多分了他們的果實，他們偷着拿家去吃了，當我們就說丟了。」最先是誰引起來的這種話呢？那也是孫文全。

開貧僱農會了，在會上提到了這件事，楊家園子的貧僱農沒說啥，只是有人「哼」了幾下，外來的窮哥們也沒說啥，也有人在裏面「哼」了幾下，兩方面的心裏好像都有個數，意見越鬧越深。

孫文全就得意洋洋了，滿面紅光，心裏想：「你們鬧吧！越鬧越好。」他偷偷摸摸到周長祥家去的次數更多了。

四

傍黑的時候，周長祥把房門插好，約模不能有人來了，他叫他那個尖嘴老婆：

「你把孫文全拿來的豬頭『呼』上，他媽巴子，叫那幫小子闖去，咱們吃上一下！」

「不能叫人看見啊？」他老婆拿着豬頭有些害怕。

「怕什麼，吃在肚子裏叫它變成糞，那找去！」周長祥得意的攏起他那禿腦袋，耗子眼也睜睜起來了。

他老婆這次沒有跟他吵架，順順當當的把鍋裏添上水，燒開火。也許她知道這幾天她丈夫的「法」好便了。

「看我這法好不好使？這樣準叫那幫窮小子沒有工夫再往咱們身上打算盤！」周長祥越想越得意，止不住的自己又誇獎了一句。

「得啦！別誇啦！就使了這麼一回能行的『法』！」尖嘴老婆已經把火點着了，鍋裏漸漸冒出肉味。

外面天已經黑了老些時候，鍋裏的豬頭也快不大離了，周長祥坐在炕上正想一會怎麼大吃一頓，忽然外面有人叫門，這一下差點把他腦漿子吓得迷出來。

尖嘴老婆急的圍着鍋台直轉，想把豬頭撈出來，一時又下不得手，嘴裏直說：

『這咋辦？這咋辦？』

外面查夜的民兵叫不開門，兩個人一使勁把門踢開了。

一進屋就看見熱氣騰騰的，滿鼻子肉香。

『你們吃什麼？』

周長祥嘴直結巴說不出來，尖嘴老婆也瞪眼了。

一個民兵過去把鍋蓋一揭，另一個拿燈一照：

『嚇！豬頭！看你吃吧？』

民兵有些明白了，又追問：

『你們這豬頭那來的？』

周長祥到這個地步也沒辦法了，只好說：

『是，是孫文全送來的！』

民兵說：

『走！』

民兵帶着周長祥到了孫文全家。一進屋也是滿屋肉香味，孫文全正盤腿四平八穩的坐在炕上，眼前擺着個小酒壺，和他老婆大吃二喝呢！一看見民兵帶着周長祥進來，心裏一涼，酒壺就從手上掉下來，民兵上前只說一句話：

「走吧！到農會去！」

孫文全也知道說不過去了，耷拉個腦袋站起來。

一個民兵這時走到他的飯桌前一看就說：

「這也是豬頭肉啊！」

五

破了豬頭的案子，抓起來周長祥和孫文全，事情完全明白了。

在貧僱農會上，楊家園子的貧僱農和外來的窮哥們，有好多人都想起來：

「好孩子不往廟裏捨是孫文全對我說的呀！」

「說「移民」都是二流子和壞蛋也是他頭說的呀！」

「說「移民」偷豬頭也是他當我告訴的！」

「強龍難壓地頭蛇，好龍難佔鳳凰窩，也是他跟我們說的！」

「說楊家園子的人怕我們分果實也是他……」

這樣一來，事情就更明白了。在大會上兩方面的窮哥們都說出來心裏的話，滿天的烏雲散個一

乾二淨。

孫文全醒啦！什麼話都說了出來，把周長祥應許給他五塊大洋的事也說出來了。

楊家園子的貧傭農火了：

「好哇！周長祥還沒有挖淨你！」

當民兵帶着周長祥到他家去起埋在西牆角的東西時，他那尖嘴老婆坐在炕上放聲大哭，指着周長祥罵：

「都是你這老不死的東西想『法』想的呀！可把我坑啦！」

一九四八，一月

壩

雨像飄漫似的，從漆黑的天空瀉下來。

婦女委員王秀芬焦急的一次一次的到門口去望：

『怎還不回來？壩不知怎樣了。』

她擔心着東大壩的水壩，也擔心他丈夫村主任張成祥去看壩沒回來。

x

x

x

天漸漸黑下去，雨依然沒有停。張成祥回來了。王秀芬接過他身上披的蓆袋，搭在凳子上，水從蓆袋直向地上流。

張成祥用手撥了一下臉上的雨水說：

『這雨下的真邪虎！』

『壩怎樣了？』

張成祥喘了一口氣，坐在炕沿上，順手拉過來煙篋籬，一邊捲着煙一邊說：

『大壩裏的水悠悠的，雨再不住就有點懸！』

王秀芬擔心的又問：